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渚紀聞卷二

詳校官中書

臣葉元符

員外郎

臣

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

臣

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

臣

朱圻

謄錄監生

臣

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春渚記聞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春渚記聞十卷宋何遜撰遜浦城人自號韓青老農其書分襍記五卷東坡事實一卷詩詞事畧一卷襍書琴事附墨說一卷記研一卷記丹藥一卷明陳繼儒秘笈所刊僅前五卷乃姚士舜得於沈虎臣者後毛

晉得舊本補其脫遺始為完書即此本也遂
父去非嘗以蘇軾荐得官故記軾事特詳其
襍記多引仙鬼報應兼及瑣事如既稱劉仲
甫奕棋無敵又記祝不疑奕勝仲甫前後兩
條自相矛盾殊為不檢又蔡條鐵圍山叢談
稱前以奕勝仲甫者為王慙子後以奕勝仲
甫者為晉士明與祝不疑之說亦不合殆傳
聞異詞歟張有為張先之孫所作復古編今

尚有傳本而此書乃作章有則或傳寫之訛
非遂之舊也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春渚紀聞卷一

宋 何遜 撰

雜記

木果異事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一實裕陵嘗指而加嘆以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

戒圃者善視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實數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頒侍從又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懋形便之次至關嶺有秦時栢一株雖實榦不枯而枝葉略無存者既標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以御筆點其枝間而歎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栢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圖歎賞之語私相聳異以謂天人筆澤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曉起苑中時春候已深而

林花未放顧視左右曰是須我一判斷耳亟命取羯鼓
鼓曲未終而桃杏盡開即棄杖而詫曰是豈不以我為
天公耶由是觀之凡為人君者其一言動固自與造化
密契雖於草木之微偶加眷矚而榮謝從之若響應聲
況於陞黜賢否意所與奪生殺貴賤之間哉

祐陵符兆

哲宗皇帝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泰州天
慶觀問徐神公公但書吉人二字授之既還奏呈左右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
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已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
舍人必秉笏巡視班列懼有不盡恭者連聲云端笏立
繼而哲宗升遐徽宗即位自端邸入承天統而吉人二
字合成潛藩之名無小差

徽宗字使

定陵兆應

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嘗表奏與丁晉公議遷定陵事
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後地爭之不可仁
旺乞禁繫大理以俟三歲之驗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

山後之害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內丁風直射禍當
丁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聞之者初未以為
然至後金人犯闕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後諸郡焚如之
禍相仍不絕幅圓之內半為盜區其言無不驗者

夢宰相過嶺四人

蔡丞相持正為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高
邃上有具袞冕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朝宰
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末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

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寇下至公為四也其
姪子云

兩劉娘子報應

入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
其一年近五旬立性素謹自入中年即飯素誦經日有
程課宮中呼為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於
給侍每上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為尚
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

旨潛求救於尚食既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
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也即自縊而死不
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閤門棺
斂初舉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
叢擁而穢氣不可近逮啓看經之衾則香馥襲人而面
色如生於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
不可不為之戒也

亂道侍郎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為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太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是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為樞密許為黃門也

烏程三魁

余拂君厚雪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溪山環合有

相宅者言此地當出大魁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即遷其居於後以其前地為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為南宮魁而莫倚賈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為不安然君厚之家不十年而朝奉君歿君厚兄弟亦繼殂謝今無主祀者則上天報施之理又未易知也

丑年世科第

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雪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

相墓者云公家遇丑年有赴舉者必登高第初未之信
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
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
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張無盡前身

張無盡丞相為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
為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盤石石面
平瑩無它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為長者後

身

坡谷前身

世傳山谷道人前身為女子所說不一近見陳安國省
幹云山谷自有刻石記此事於涪陵江石間石至春夏
為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刻石其畧言山谷初與
東坡先生同見清老者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
謂山谷云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學士至
涪陵當自有告者山谷意謂涪陵非遷謫不至聞之亦

似憤憤既坐黨人再遷涪陵未幾夢一女子語之云某
生誦法華經而志願復身為男子得大智慧為一時名
人今學士某前身也學士近年來所患腋氣者緣某所
葬棺朽為蟻穴居於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後山
有某墓學士能啓之除去蟻聚則腋氣可除也既覺果
訪得之已無主矣因如其言且為再易棺修掩既畢而
腋氣不藥而除

李偕省試夢應

李偕晉祖陳瑩中之甥也嘗言其初被薦赴試南宮試罷夢訪其同舍陳元仲既相揖而陳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輟略不與客言晉祖心怒其不見待即前奪其書曰我意相念故來訪子子豈不能輟書相語也元仲置書似略轉首已而復視書如初晉祖復前奪書而語之曰子竟不我談我去矣元仲徐授其書於晉祖曰子無怒我乎視此乃今歲南省魁選之文也晉祖視之即其程文三場皆在而前書云別試所

第一人李偕方欲更視其後夢覺聞扣戶之聲報者至焉後刊新進士程文其帙與夢中所見無纖毫異者

馬魁二夢證應

馬魁巨濟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母為置妾媵偶獲一處子質色亦稍殊麗父忻然納之但每對鏡理髮即避匿如有沮喪之容父密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獲歸塋鄉里母乃見鬻得直將畢塋事今父死未經卒哭尚約髮以白繒而以絳綵蒙

之懼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涓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為具舟載其資裝遣之是夕涓母夢羽人告之云天錫爾子慶流涓涓後生巨濟即以涓名之涓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涓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殆至賜第則魁冠天下果十三數也

貢父馬謖

劉貢父初入館乃乘一騾馬而出或謂之曰此豈公所

乘也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蹊之患耶貢
父曰諾吾將處之也或曰公將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
布作小襜褕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奈何
我初幸館閣之際不謂俸入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
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為此以揜言
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種柑二事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

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
子恐不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公俞年七十集賓親為慶
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既食之即令收核種之
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收一作

錄

元參政香飯

陳秀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
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即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續

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羅列甕器甚多上皆以青帛罩之具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皆為掠剽所罰至於減算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算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

其孫中大公紹直云

楊文公鶴誕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歛開中有玉嬰轉反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於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蹟則童稚也

了齋排蔡氏

陳瑩中為橫海軍通守先君與之為代嘗與言蔡元長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鈞軸必亂天下後為都司力排

蔡氏之黨一日朝會與蔡觀同語云公大阮真福人觀問何以知之了翁曰適見於殿庭目視太陽久之而不瞬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為我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觀致京語於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郴州之命

姚麟奏對

姚麟為殿帥王荊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即往荊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

相非時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語麟馭下過嚴者裕陵亦因事勵之麟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庭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為身計耶裕陵是之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李右轄公素初為吉州永豐尉夜夢二神赴庭一神秉牒見訴云某縣境地神也被隣邑地神妄生威福侵境以動吾民民因為大建福宇日饗牲牢之奉某之祠香

火不屬也以公異日當宰衡天下故敢求決於公公素為抑隣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而出既覺聞報新祠火起神座一焚而盡又大觀間公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是歲淮甸久不雨至於苗穀焦垂郡幕請以常例啓建道場禱于僧伽之塔公曰唯容作施行郡民憫雨之心晨夕為禱而至旬日略無措置事件殆至父老扣馬而請及怨讟之言盈于道路往來親舊與寮屬乘間委曲言者再三公但笑答曰某忝領郡寄凶早在某之不德

無日不念也且容更少處之一日晨起視事畢呼郡吏
只今告報塔下具佛盤啓建請雨道場仍報郡官俱詣
行香且各令從人具雨衣從行一郡腹誹以為狂率既
至塔下焚香致敬訖復令具素飯畱郡官就食待雨而
歸飯罷烈日如焚公再率郡寮詣僧伽前炷香默禱者
久之休于僧寺須臾雷起南山甘澤傾注舉郡懽呼集
香花迎擁公車還郡而散一雨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
澤時郡倅曹紱帥郡官密以前日公漫不省衆請而一

出便致霈澤如宿約者何謂也公徐語之曰某自兩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為秋田之害即於治事廳後齋居飯素取僧伽像嚴潔致供晨夕祈禱非不盡誠前夕忽夢僧伽見過其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罪罰至重勅龍鎖水老僧晨夕享公誠禱特於帝前以公罪已憂歲之心陳於帝今已得請來日幸下訪當以隨車為報也某拜謝再三既覺知普照王非欺我者遂決意帥諸公同詣塔下焚禱俟之無他異也

生魂神

余嘗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夜宿村墅聞村人坎鼓羣集
為賽神之會因往視之神號龍太保者實旁村陸氏子
固無恙也每有所召則其神往謂之生魂神既就享村
人問疾雖數百里皆能即至其家回語患人狀師正之
室余氏歸雪川省其母忽得疾師正憂之因禱神往視
以驗之神應禱而去須臾還曰我至汝婦家方潔齋請
僧誦法華經

一作僧遠法華者

施戒諸神滿前皆合爪

以致肅敬我不得入頃刻鄰人婦來觀前炳二燭乃是
牛脂所為但聞血腥迎鼻而諸神驚唾而散我始敢前
病人能啜少粥自此安矣余與師正始未深信及歸驗
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脂為燭云

春渚紀聞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渚紀聞卷二

宋 何遜 撰

雜記

天繪亭記

昭州山水佳絕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呂丕為令以
天繪近金國年號思有以易之時徐師川避地於昭呂
乞名於徐久而未獲復乞於范滋乃以清輝易之一日
徐策杖過亭仰視新榜復得亭記於積壤中亟使滌石

視之乃丘濬寺丞所作也其略云余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某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可為一笑考范易名之日無毫髮差也

赤天魔王

蔣穎叔為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疊蔣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定疊不定疊蔣復扣其身之休咎徐謂之曰只發運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二富室疎財

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即科郡縣數率等第出錢增免夫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子俱而家素饒於財聞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於輸納即請於縣乞以家財十萬緡以免下戶之輸縣令欣然從之調夫輦運數日盡空其庫藏者七間因之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既畢明旦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堆垛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為貫每五緡作一辯辯

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莫知其然
或有釋之者曰如聞青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
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蹤跡之
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
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即專人致殷勤於麻
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驚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謝
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於天授今復往取違天理而
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誠輸此錢

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即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觀宇
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昔唐明皇顧視一龍橫亘南
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
俱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聞至富可敵至
貴令召王元寶視之元寶奏稱所見與帝一同然則所
謂富家大室者所積之厚其勢可以比封君而錢足以
使鬼神則於剝取之道唯恐無間若二家之視十萬緡
之積於天授人與之際其處之如此蓋有可嘉者

后土詞瀆慢

金陵邵衍字仲昌篤實好學終老不倦年八十二以大
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疾而終臨終時一日顧謂其甥
黃子文曰老子明日與甥訣矣疇昔之夜夢黃衣人召
至一官府侍衛嚴肅據案而坐者冠服類王者謂余曰
世傳后土詞瀆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即命黃衣人復
引余過數城闕止一殿庭余傍視殿廡金碧奪目但寂
不聞人語聲須臾簾間忽有呼邵衍者曰帝命汝為圓

真相俾汝禁絕世所傳后土詞當何以處之余對以傳
者應死呼者曰可也乃即日莅職余拜命出門足蹶而
覺所夢極明予亦欲吾家與甥知此詞之不可復傳誌
之誌之子文未之深信翌日凌晨往視之衍謂子文曰
甥更聽吾一頌即舉聲高唱曰雖然萬事了絕何用逢
人更說今朝拂袖便行要趁一輪明月言訖而終子文
余姪壻也余亦素與仲昌遊云

沈晦夢騎鵬搏風

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記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吳觀成二夢首尾

儒林郎吳說字觀成始為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挾黨暴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肩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他郡觀成即解官而歸至臨安會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衆出穴官軍不能

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即誠禱乞夢以
決去留至晚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
紙耳逮覆紙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縣第一將既覺
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將為言豈不當去此更
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而縣民逃避者十七八吳引獄
囚疎決始訊問次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從
者半為賊殺則前在青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
軍既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俱從安撫司尅復之功盡

獲還任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既行賞黜而有司莫能
定罪即具奏裁有旨縣官臨賊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
去營陳法除名編置隣郡同例者六人富陽係第一人
始悟第一將之告云

風和尚答陳了齋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
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
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

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畢漸趙諗

畢漸為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所模點水不着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霍端友明年狀

毗陵李端行與鄉人霍端友同在太學時霍四十餘矣

一日倦卧忽起坐微笑端行詢之霍云我適睡聞窻外有人云霍端友子明年作狀頭故自笑也端行素輕之因謂之曰爾遲暮至此得一第幸甚若果為大魁則何天下之才之如此也既而二人俱中禮部選御試唱第之次端行志銳意望魁甲即前立以候臚傳忽聞唱霍端友而色若死灰矣

預傳汪洋大魁

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於廣坐中見中貴石企及甫云

外聞皆傳汪洋作狀元何也至考卷進御汪洋在第二魁乃黃中以有官人奏取旨聖語云科第本以待布衣之士即以洋為魁

黃涅槃識語

黃公度興化人既為大魁郡人同登第者幾三十人余一日於江路茶肆小憩繼一士人坐側因揖之且詢其鄉里云興化落第人也余因謂之曰仙里既今歲出大魁而登科之數復甲天下是可慶也其人嘆息曰昔黃

涅槃有識語云拆了屋換了椽朝京門外出狀元初徐
鐸振夫作魁時改建此門近軍為變城門焚毀之太守
復新四門而此門尤增崇麗黃居門外區市中而左右
六人同遇雖一時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較也

夢中前定

江淮發運使盧秉元祐初發解赴闕至泗州夜夢肩輿
詣郡守而回過漕司有頂帽執轡而督視工役丹飾門
牆者問之云修此以俟新官也盧曰新官為誰執轡者

厲聲而對曰盧秉秉意甚怒其以名呼既覺以語其室
亦云我亦夢君得此官即入新宇而二小女在輿前嘗
聞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兒不可令前因呼令後即夢覺
繼曉未及盟濯而郡將公文一角至即除盧領大漕事
忿遽交職而趨漕衙所監視執撾者與其室呼女之事
皆與夢無差也

銀盤貯首夢

餘杭裴豹隱嘗為余言建炎己酉秋詔檄自建康至臨

安昌化縣與縣宰魯士元坐教場按閱兵具士元云疇昔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者同舟人云係今次第一網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一首乃鄉人錢塘令朱子美之首也士元因戲謂豹隱曰如聞北兵將欲南下若順流南渡則子美將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暴卒旅襯歸安吉未及塋十二月九日敵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於外明年二月始聞子美初報賊至棄縣先遁村落為鄉兵所殺則銀

盤之貯不可逃士元同舟雖不為兵死亦是一會中同舟之人而銀盤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

金剛經二驗

湖州安吉縣沈二公者金兵未至夢一僧告之曰汝前身所殺冤報至矣汝家皆可遠避汝獨守舍見有一人長大以刀破門而入者汝無懼即語之曰汝是燕山府李立否但延頸受刃俟其不殺則前冤解矣不數日金人奄至其家先與隣人竄伏遠山二公者雖欲往不可

得也因坐其家視賊之過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門而入見公怒目以視沈安坐不動仰視之曰汝非燕山府李立耶其人收刀視之曰我未殺汝汝安知我姓名鄉里如是之詳也沈告以夢李方歎息未已顧案間有佛經一帙問沈曰此何經也沈曰是我日誦金剛經也李曰汝誦此經何時也曰二十年矣李即解衣取一竹筒中出細書金剛經一卷指之曰我亦誦此經五年矣然我以前冤報汝汝後復殺我冤報轉深何時相解今我不

殺汝與結為義兄弟汝但安坐無怖我留為汝護至三日賊盡過取資糧金帛與之而去又方臘據有錢塘時庫賊散捕官吏慘酷闕之有任都稅阮者其家居祥符寺之北遠府十里每曉起赴衙集即道中暗誦金剛經率得五卷二十年不廢賊七佛子者執之令衆賊射於郡圃任知不免但默誦經不輟而前後發矢數百無一中其體者賊驚問之疑有他術語以誦經之力賊皆合爪嘆息釋之且戒餘賊勿得復犯其居也至今猶在年

八十餘矣

金甲撞鐘夢

建安徐國華宣和間將入太學夢高樓中懸大金鐘有金甲人立鐘傍視國華擊鐘而言曰二十七甲復一擊云係第七科國華悟而心私喜之曰吾此行取一科第必矣官不過郎列亦何所憾也因記于書帙之末獨不曉其二十七甲與係第七科之語既而丙午年金兵南下太學生病脚氣而死者大半徐以病終鄉人董縱舉

為棺殮塋于東城墓園至即垣中已無塋穴後至者俱
塋垣外董因記其塋所冀後日舉歸里中數其行列則
第二十七行中第七穴也歸唁其父且出其手書神告
與塋所略無少差者

龍神需舍利經文

舍山令李充伯源余妻之內兄也宣和間侍其季父仲
將為廣東憲解秩由江道還楚舟過小孤風勢雖便而
篙櫓不進因上謁龍祠禱龍以祈安濟當致牢醴之謝

亡筴不獲旁有言者曰龍知還自番禺或有犀珠之屬
顧視行李實無所攜獨有番琉璃貯佛舍利百餘供事
奕世矣因以啓龍一擲而許伯源乃跪船舷以瓶下投
而水面忽大開裂顧見其間神鬼百怪寶幢羽蓋鳴螺
擊鼓鈸執金爐迎導者甚衆而不濡濕一人拱手承
舍利既下水即隨合舟舵輕颺轉首之間已行百里矣
又閣門宣事陳安上言元豐初安燾厚鄉陳睦和叔二
學士奉父三韓濟海舟中安貯佛經及所過收聚敗經

餘軸以備投散放洋之二日風勢甚惡海濤忽大洶湧
前後舟相失後舟載者俱見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經
軸為求先舉軸付之繼來者衆度不能給即拆經隨紙
付之又度不給則翦經行與之至翦經字而得一字之
授者莫不頂戴忻悅而去字又隨盡獨餘一鬼懇求甚
切云都綱某所頂之帽願以付我也舟人詢其由云此
人嘗赴傳經之集是帽戴經久矣此有大功德也亟取
付之稱謝而去指顧之間風濤恬息即安行晚與前舟

相及往還皆獲安濟焉

龍蛻放光

橫海清池縣尉張澤居于鄆州東城夜自庄舍還而月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燁然有光因折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復省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才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暗則光燭于室遂寶之於家傳玩好事沈中老云紹聖間其從兄為青州幙官因

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蛻形體皆如張者獨無光彩耳
神龍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謂也

瓦缶冰花

宣義郎萬延之錢塘南新人劉輝榜中乙科釋褐性素
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衣而歸徙居餘杭行視苔雪
陂澤可為田者即市之遇歲運土田圍大成歲收租入
數盈萬斛常語人曰吾以萬為氏至此足矣即營建大
第為終焉之計家蓄一瓦缶蓋初赴銓時遇都下銅禁

嚴甚因以十錢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類
面既覆缶出水而有餘水留缶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
枝也衆人觀異之以爲偶然明日用之則又成開雙頭
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缶水村竹屋斷鴻翹鷺宛
如圖畫遠近景者自後以白金爲護什襲而藏遇凝寒
時即預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能盡
記余與賞集數矣最詭異者上皇登極而致仕官例遷
一秩萬遷宣德郎詔下之日適其始生之晨親客畢集

是日復大寒設正當席既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
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咨嗟嘆異
以為器出於陶革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異
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萬氏自得正之後雖復資
用饒給其剝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
費用幾二萬緡而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延之死三
班亦繼入鬼錄餘資為王氏席卷而歸二子日就淪替
今至寄食於人衆始悟萬氏之富如水花在玩非堅久

之祥也後歸祭京家云

正透翔龍犀

都下犀玉工董進項有一瘤癥其顰行止以董吃提呼之一日御藥郝隨呼至其第出數犀示之內指一犀曰此犀大異餘常物也郝語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為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經衆工審定否郝曰衆工皆具名狀供證已畢獨候汝以驗汝之精識也即盡出衆所供具凡三十餘狀董閱畢內指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

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觀之乃一翔龍所恨者
左角短耳郝未誠其言亦大異之即令具軍令狀云若
果如所供當為奏賞蓋御庫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為
帶也剗成則盡如所言即以進御哲廟大嘉賞之錫賜
之外更以太醫助教補之

劉仲甫國手碁

碁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于逆旅逆
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遊每至夜分

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碁客劉仲甫奉饒天下碁先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者如堵即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碁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碁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北更行百餘其對手者亦韜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羸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斂局子觀者合噪曰是欲將抵負耶

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伎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遠國手年來數為人相迫欲薦補翰林祇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碁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着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碁會觀諸名手對奕盡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碁着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劫却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竒之矣即覆前局既無差

誤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羸籌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着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即仲甫當携孥累還鄉里不敢復名碁也於是衆碁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着已而請仲甫盡着仲甫即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着二十着後方用也即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着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

器與之延欸十數日復厚斂以贐其行至都試補翰林祇應擅名二十餘年無與敵者

祝不疑奕勝劉仲甫

近世士大夫碁無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計偕赴禮部試至都為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碁集劉仲甫在焉衆請不疑與仲甫就局祝請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復能至此對手且當爭先不得已受先逮至終局而不疑敗三路不疑曰此可受子矣仲甫

曰觀吾官人之碁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盡著耳若如前局雖五子可饒況先手乎不疑俛笑因與分先始下三十餘子仲甫拱手曰敢請官人姓氏與鄉里否衆以信州李子明長官為對劉仲甫曰仲甫賤藝備乏翰林雖不出國門而天下名碁無不知其名氏者人年來獨聞衢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著人傳今秋被州薦來試南省若審其人則仲甫今日適有客集不獲終局當俟朝夕親詣行館盡藝祇應也衆以實對仲甫再

三嘆服曰名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墓為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張鬼靈相墓術

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飯延欸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言尅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

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
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
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
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
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
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踣
勒不制即與某俱墜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
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

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鵲鴉為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卧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為克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魅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為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謝石拆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

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
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
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
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點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
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
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
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
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

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來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

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
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
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為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
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
室以懷妊過月方切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
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為十三也
石熟視朝士有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不言則吾官
人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

着虫為蛇字今尊閣所姓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人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雍丘驅蝗詩

米元章為雍丘令適旱蝗大起而隣尉司焚瘞後遂致滋蔓即責里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亦輕脫即移文載里正之語致牒雍丘請各務打撲收

理本處地分勿以隣國為壑者時元章方與客飯視牒
大笑取筆大批其後付之云蝗虫元是空飛物天遣來
為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無
不絕倒

中霤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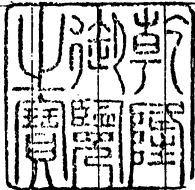
中霤之神實司一家之事而陰祐於人者晨夕香火之
奉故不可不盡誠敬余少時過林棣趙倅家見其庄僕
陳青者睡中多為陰府驅令放攝死者魂識云每奉符

至追者之門則中雷之神先收訊問不許擅入青乃出
符示之審驗反覆得實而後顰蹙而入青於門外呼死
者姓名則其神魂已隨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
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建安李明仲秀才山
居偶赴遠村會集醉歸侵夜僕從不隨中道為山鬼推
墮澗反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徑還其家見母妻於
燭下共坐乃於母前聲喏而母略不之應又以肘撞其
婦亦不之覺忽見一白髯老人自中雷而出揖明仲而

言曰主人之身今為山鬼所害不亟往則真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許見明仲之屍卧澗仄老人極力自後推之直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驚顧而月色明甚乃一路而歸至家已三鼓矣乃語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謝於神云又朝奉郎劉安行東州人每遇啜茶必先酹中霤神而後飲一夕忽夢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踰也劉起拜老人且詢其誰

氏曰我主人中雷神也每承主人酹茶之薦常思有以致效今故奉報也劉既悟點計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之詳云生死去來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有一事吾家厨婢採蘋者執性剛戾與其輩不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則必大狼狽今當急與求一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瞑目矣因呼與白金十星以為資遣語畢沐浴易服以俟時至過午忽覺少倦就憩枕間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厨婢之

事天帝佳之已許延一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
宣和間無病而卒



春渚紀聞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渚紀聞卷四

詳校官中書

臣葉元符

員外郎

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

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

臣朱忻

謄錄監生

臣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春渚紀聞卷三

宋 何遠 撰

雜記

乖崖劔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
交遊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
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与我勿惜
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劔約平人肩斷棗為

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忽起于衷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楊醇叟道術

餘杭沈野字醇仲權智之士也喜蓄書畫頗有精識嘗
於錢塘與一道士楊希孟醇叟相遇喜其開爽善談即
延與同邸而居沈善談人倫而不知醇叟妙於此術也
時蔡元長自翰長黜居西湖日遣人邀致醇叟一日晚
歸沈語楊曰余嘗觀翰林風骨氣宇皆足以貴而定不
入相楊徐曰子目力未至此人要如美玉琢成百體完
就無一不佳者是人當作二十年太平宰相在但其終

未可盡談也楊復善笛蓄鉄笛大如常笛每酒酣必引
笛自娛聽者莫不稱善一日與沈飲於娼樓月色如晝
而笛素不從客有舉酒而言曰今夕月色佳甚盃酒之
樂至矣獨恨不聞笛聲也楊徐笑曰俟令往取實無所
遣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數弄座客皆不知笛所
從來徐扣之云小術耳乃某左右常驅役使鬼也俾之
取物雖千里外可立待但不可使盜取耳子欲學之當
以奉授然又有切於性命者子不問何也沈始敬異之

擇日焚香跪請其術且言吾術斷欲為先子欲得之當
先誓於天尊像前無不可者沈與一姓闕人同授盟戒
而行其教闕未滿百日而輒有所犯即夜夢受杖於像
前晨起背發癰數日而卒既而楊辭以有行沈問所之
楊亦知沈有河朔之遊云我此行且先適淮南子若北
行過楚幸訪我於紫極宮以八月十五日為約踰期恐
行止無定不能再見也楊既行而沈以事留逮至楚則
九月初矣徑往紫極宮訪之了無所聞回過殿角有老

道士坐睡因揖以詢楊之存亡道士驚顧對曰左右與
醇叟何處相期且當約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嘆息
而言曰楊誠奇士奇士左右之違來惜較旬日之遲也
楊至此月餘一日無疾焚香趺坐與衆道士語久之揖
座人曰希孟今當有所適然此行學道未竟更當一來
也語訖長嘯而逝正八月十五日也今殯東城矣沈於
是即觀中設位拜泣醺謝而後行沈後亦不能畢行其
所授而終

王樂仙得道

道人王樂仙或云潭州人初為舉子赴試禮部一不中即裂冠從太一宮王道錄行胎養之術歲餘勤至不怠王云我非汝師相州天慶觀李先生汝師也汝持我書訪之當有所授樂仙得書徑至湯陰求之無有也一日坐觀門有老道士見之呼與語曰子尋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候之果見赤目蓬首攜瓶至前瀹茶者因揖之便呼李先生李佯驚曰汝何人也樂仙探懷出王書

授之李微笑曰王師乃爾管人間事耶此非相語處三日黎明候我於觀門也樂仙訶謝而歸三日雞鳴坐門未久李至以手撩髮則兩目熾然如巖電燭人握手入觀中謂樂仙曰汝剗心求道而燒假銀何也樂仙謝誠有以備乏絕無告耳然是乾水銀法非若世人點銅為之以誤後人也李探懷出銀小鋌請以是易子所作如何樂仙取以示之範製輕重與李所授無異也即令取油鐺於前投樂仙所作烹之須臾粉碎還元曰豈不誤

後人耶樂仙悔謝久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
知此術於子無益耳我且歸後更就汝語也明日訪之
主人云夙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適也樂仙既蹤跡數日
不復再見乃西遊黨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客因
留止旬日而主僧復善壬遁旦日必焚香轉式以占一
日之事忽謂樂仙曰今日當有一大貴人臨門不然亦
非常之士見過當與子候之并戒其徒掃室以待至日
欲入畧無貴達至者忽遠望林下有一舉子從羸童負

書篋竹筍而來主僧揣之曰我所占貴人豈此舉子異
日非常之兆耶更當復占以驗之即喜躍而出謂樂仙
曰貴者審此人也因相與迎門延至客室相語甚久云
姓蔡嘗舉進士也既而主僧請具飯蔡曰某行李中亦
自有簿具二公居山之久若不拘葷素當可共享也即
呼燭設席命其僮於竹筍中出果實數種既皆遠方珍
新至傾酒榼樂仙味之元是潭州公厨十香酒也酒行
筍中出三大煎鮭魚尚未冷酒再行又出三肉餅亦若

新出爐者至餘品燒羊鵝炙皆若公侯家珍饌而取諸
左右笑語至夜半而罷二公大異之而不敢詰其所從
至也蔡繼云某亦於此候一親知罷官者當與二公少
周旋也日復一日亦問及養煉事樂仙心獨喜之亦意
其有道者至夕主僧與僕從皆已熟寢即樂仙炷香前
拜而請其從來即以先生禮之且哀懇言其罷舉求道
了未有遇願賜憐憫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嶽蔡
真人也固知子棲心之久更俟與子勘問之也樂仙稽

首謝其垂接次夕復扣戶伺之忽見一大人膝與簷齊而不見其面目音響極厲云仙童萬福投一白紙於蔡前蔡取以示樂仙曰與子勘問至矣紙間有書云某於十洲三島究訪並無此人名籍後檢蓬萊謫籍中始見其名氏鄉里也某人供呈蔡語樂仙曰子無憂也因授以內丹真訣數日別去云汝有未解處但焚香啓我我當自告汝也後樂仙聞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棄官遷居錢塘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丹已成因南遊過

之夜語及蔡真人事取所授白紙示章視其供呈人姓名乃其法錄中六丁名字也即熾炭於爐取紙投之炭盡而紙字如故因相與驚異且乞之以藏其家樂仙既去了不知所向或傳其解化矣章亦數歲而終將塋之夕有一道人不言姓字來護塋事且留物以助其子或疑是樂仙也

啗蛇出虱身輕

滄州泥姑寨循塘灤而至界河與北寨相望自乾寧軍

穿濼而往止一徑每春初啓蟄時塘路羣蛇橫道遽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蕭志者為人性率同儕多狎侮之一日當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道其首如甕兩目灼然可畏也既不敢前即醉宿旁鋪鋪卒夜以利刃殺蛇而脯之至滿數缶蕭醉醒聞肉香甚問安所從得鋪卒給云夜漁于海得大魚方將共羹而食也蕭不待羹取數臠就火燎食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餘歸食數日而盡不知其為蛇也食蛇之後更不喜聞食氣但覺背脊間

腫痒至不可忍時就樹指痒瘡破中湧細風不知其數時郡卒陸靖者適居寨中與之助取餘虱計前後出虱數斗痒止瘡復因憩樹陰見灤中鷄雛羣戲念欲取之即身在鷄反攬雛而歸復視鷄巢又念可登而取即身已在樹杪矣寨卒視之率皆驚異以謂此人偶食成器之物盡出尸蟲而輕身自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翊聖敬劉海蟾

真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鳳翔民張守真為傳靈語因以

翊聖封之度守真為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宇奉之自廟百里間有食牛肉及着牛皮履鞞過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苧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廟庭進陞堂宇慢言周視而出守真即焚香啓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即殛之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人否實新得道劉海蟾也諸天以今漸入末運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而度是其所得非列

仙之癯者我尚不敢正視之況敢罪之也

噓氣燒腸

陳無求宣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既飯有一舉子雖衣
褐不完而丰神秀穎居于座末主僧顧謂無求曰此道
人頗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其一戲為別也
舉子亦欣然呼一僧雛取盃器付之令相去二丈餘而
立舉子謂之曰我此噓氣汝第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
不爾當燒爛汝腸也言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雛覺腸間

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盥中舉子徐舉盥示座人曰誰能飲此者舉座穢唾之迺大笑舉盥自飲言別而去明日僧維遂大惡聞食氣日唯飲水數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

仙丹功效

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臨別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

曰汝夜以針刺癰根納藥針穴明日癰當自落其二粒
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針剔癰根納藥至
夜半但覺藥粒巡癰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癰已失去取
鏡視之了無癰痕也因大神之秘其餘藥不令人知其
女為兒時感倒折齒不生次翁取藥納齒根一夕齒平
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則化為紫金方知
神仙所煉大丹也

居四郎丹

密院編修居世英彥實之父人謂之居四郎者遇異人
得丹竈術常使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之為僧居京
師定歷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通解可喜
其婦得急勞數日而殂繼而病傳堂吏國醫不能療吏
與居素善居視之云應須我神丹療之為啓爐取刀圭
與服十數日即完復如初出參丞相子宣大驚云汝非
遇仙丹不能起此病吏拜謝起白云某實幸獲居四郎
之丹服之奪命鬼手耳子宣神之使人邀居不能至也

即使門下之人宛轉啖其僧前後資給備至約竊丹為贈而僧誓不負心丞相亦延顧不替僧一日謁丞相而許分竊為獻子宣喜甚送僧降堦而僧退揖為馬臺蹶倒應時折足舉之而歸數日遂卒子宣即遣人厚貽其徒并爐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膏圓如粟粒服之一粒即引水燥甚分諸子服皆然獨子紆公衮服兩粒無異也後不復加火亦不敢服子宣薨丹盡付石藏用矣

孫道人尸解

孫道人不知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為人和易初不
挾術及言人禍福但袖中嘗蓄十數白鼠子每與人共
飲酒酣出鼠為戲人欲捕取即走投袖中了無見也至
約人飲則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不竭人告酒困即覆
尊而去否則自晨至夕亦不別取也酒家是日必大售
人頗以此異之紹興三年三月三日觀中士庶駢集道
人拱坐告衆曰我今年九十歲矣久寓此土荷郡人周
旋暫當小別各勉力事善言訖坐逝一郡驚異瘞之城

南而塑其像觀中歲餘有南商手持香一瓣封題甚固
云我去年三月三日於成都府觀禊事有一道人云我
始自嚴州來知予不久回浙幸為我達嚴州天慶觀尋
孫道人付之也入觀見塑像驚禮之曰此我成都所見
付書人也因其發其藏則空棺矣

綦革遇三皇閼宮

綦革先生內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觀中叔厚之父守甘
陵革自密往省之過北州河灘見三老人皆布裘青巾

獨坐而語革視其神矩清峻疑非常人即憩馬前揖之
初不相頌略革心益竦異復前致敬一老人徐顧革而
言曰汝往恩州省汝兄耶汝兄感時疾已向安矣然時
將亂離汝之業儒竟無補於事當求遯世修真超脫塵
累也革嘗留意於內外丹事益異其說且曰日晏矣汝
行二十里可少止當再相見也革再拜而前果二十里
至一旅邸遂休僕馬散步邸旁瞻視叢祠因前視其榜
乃三皇閼宮也革即整衣冠肅容進謁祠下仰視塑像

其容服儼然河灘三老人也革自甘陵即屏居絕慾專
以修真為務隱于密之九仙山後又徙海中徐福山宣
和乙巳故人陳某者調雄州兵曹聞金人犯邊意未敢
往乃詣革密扣其去留之事乃書一絕與之云三月楊
花滿路飛金人遊騎拍鞍歸高天二聖猶難保誰道雄
關是可依陳解其意遂輟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聖
北狩始知革有前知之見後范溫起海州李實以布衣
被虜溫待實甚厚每事多訪之溫意欲歸朝又擬投偽

齊議未決實與革有舊密往見之且告以情革曰公來
年今日已陞朝合食宋祿餘人無使知也實由是為溫
決歸朝之策及溫引衆歸朝朝廷定賞以實嘗與溫謀
自白身授朝奉郎一如革言

仙桃變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議君馬餘慶元祐末為巴郡守遣健步
王信者持書至都始出郡城數十里道傍顧見二道士
野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反固乞之道士以殘桃與之

信聲喏而食之道士復探懷取一大如盂者授之信益喜跪謝引裾裹桃而行未數里探桃將食則一人首也血漬殷然即驚懼急投之澗水疾走還郡狀若狂人見人即作怖畏狀口稱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飲郡守呼之徐問其故既語所遇即復奔逸狂言因使以病告而縱之後蜀中時有見之者

聖和尚前知

汴渠第五鋪有異僧衆名之聖和尚時語人禍福扣之

則不復道也熙寧初余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章
申公詣闕時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
喜訪異人至鋪具飯遇僧過門即延之入座熟視先君
曰福人福人宰相是你手裏出已而回視申公曰承天
一柱判斷山河視伯父獨無言既去先君戲申公曰承
天一柱判斷山河則當是正拜之徵然一柱為何申公
曰我作宰相更容兩人也後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
出獨未有徵驗云

張道人異事

張道人福州福清人生以樵採為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碁弛擔就觀碁者忽顧之而語曰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之勤否我亦以子沈滯人間未能遠引也今子困蹟亦已至矣復能從我竟學乎張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語之曰我安能從爾學神仙也我將學大乘法為浮圖氏不久吾師至矣碁者問子師為誰曰今勅住秀州崇德福嚴寺真覺大師志濟是也即負樵

還家翼日入城市以相字為名而言人禍福率皆如見
歲餘黃八座蒙自明守移鎮至郡實攜志濟而來張即
投之祝髮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擇佛宇敝壞者輒入
居之不俟遣化而施者雲集至鼎新而遷他所福人甚
欽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將監司而下環視無策或有
言何不呼張道人也郡官曰張道人何知鬱攸之事而
須呼之也既而火迫郡署至取郡額投火以從厭勝之
說其烈愈熾不得已使召之應呼而至即長揖郡官曰

俱面火致敬同音誦心火滅凡火滅六字張乃攜瓶水上履層簷騰蹕如飛亦大稱誦六字水所過處火不復延須臾遂止今尚存所傳異事不止此也

崔鰕蛇蟹之事

戒殺之事得於傳聞者甚衆目視五事不可不記為後人之戒也富陽春明村趙二以網捕為業年五十臥病踰年艱餓備至求死者屢矣一日覺頭痒不可堪忍把搔之極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齒痛蔓終不快意遂呼其

婦搗髮搖頭痒似少止頃之復甚則以手助力提捽遂致腦脫落而腦間雀嘴叢啞不知其數隣里環觀助其誦佛懺罪以覲速死兩日始遂氣絕錢塘北郭呂五以炙鰕鰻為給而鰕至難死每以一大斛置鰕滿中投以鹽醢聽其咀啖至困然後始加刀炙云今鹽醢之味漬入骨中則肉酥而味美以故市之者衆不數年呂五得疾但覺胸腹間燥渴不勝飲水不快而口復念鹽醢為味以盃盃置床時時飲之且言焦也與翻過看令家人

轉反其體日夜數十百番至體肉消潰腸胃流涎而卒
湖州膾匠嚴進忽得狂疾曝日城壁下自嚙其指至十
指皆盡血流被體號呼而終蘇州薛氏小兒年十三探
鵲雛於木杪不知先有大蛇啖雛巢中兒始驚視張口
則蛇徑投入兒口與兒俱墮木下人救之則蛇食兒心
與蛇俱死矣河朔雄霸與滄棣皆邊溘灤霜蟹當時不
論錢也每歲諸郡公厨糟淹分給郡僚與轉餉中隣貴
人無慮殺數十萬命余寮壻李公慎供奉侍其季父守

雄州會客具飯始啓一藏甕大蟹滿中皆已通熟可啖而上有一巨蟹肌體為糟漿浸漬亦已透黃而矍索甕面往來不可執衆客驚異徐出而縱之灤中用以戒撈者甚衆

牛王宮芒飯

陶安世云張觀鈴轄家人嘗夢為人追至一所仰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宮既入見其先姨母驚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免所苦者日食

芒飯一升耳始語次即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
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銳甚利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
痛貫腸胃徐覺臂體間燥痒即以手爪把搔至於痒極
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把助之至體
骨現露銕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
怖欲逃牛首人即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
食飯二合而去號呼求解不可得即張口承飯飯才下
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腮頰舌皆腫不能

即語至翼日始能言因述其夢云

殯柩者役於伽藍

余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彥明錢塘人赴調至山陽感時疾而終婦家即山陽李氏也遺孤始十歲未克扶護歸柩先隴因權厝城北水陸寺凡十五年其母金華君終始獲從塋其子初至啓殯致夢其子云我自旅殯此寺即為伽藍神拘役至今未得生路今獲歸掩真宅始神魄自如而轉生有期矣又丹陽方可大言建中靖

國間有時相夫人終于相府未獲護塋還里權厝城外
普濟寺忽見夢於其門人云為語我家我日夕苦於伽
藍神之役得速歸瘞則免此矣門人請曰夫人而見役
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為不尊而死亦鬼耳況以
遺骸滓穢佛界之地得不大譴罪而姑役使之亦幸矣
二事適相類者則知精廬所在在人則以為託之閒寂
聞鐘梵之聲可資亡者依向之福必不慮因循失塋明
則致羈魂之尤幽則苦護神之役反俾亡者不安不得

不為戒也

魚菜齋僧

吳興蘭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羹魚為饌無物為盤羞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為襯施生曰食魚而須襯施非余所當獻也僧曰無問魚與菜在汝心施耳生復意

其欲金量與櫛僧問生齋僧一員欲何所獻生曰食魚
非齋何獻之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
戲謂之曰請獻蘭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獻既行數里登
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於稠人中
謝生曰去歲深承輟飯齋僧而無心布施得福最多以
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已忘前事神人謂生曰汝
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
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於社人云

挽經牛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而歲適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媼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

吾牛何慮也媼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
養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
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蝘蚘黑鯉見夢

餘杭尉范達夜夢介冑而拜于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錢
氏時歸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有
人以蝘蚘七枚為獻因遣人縱之于江編修元時敏夜
夢頂星冠而見謁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詞甚哀元雖

異之而了不知其由曉起經厨間正見以盤覆一大盆
啓視之乃黑鯉九枚潑刺盆中因舉盆放之而記其事

懸豕首作人語

秀州東城居民韋十二者於其庄居豢豕數百散市杭
秀間數歲矣建炎初因幹至杭過肉案見懸一豕首顧
之而人言曰韋十二我等償汝債亦足矣從者亦聞其
言韋愕然悔過還家盡毀園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錢數
千緡散作佛事及印造經文冀與羣豕求免輪迴刀

之
苦
知
者
謂
韋
善
補
過

春渚紀聞卷三